

孔萨利克小说系列

KS

孔萨利克小说系列

# Konsalik

Eine angesehene  
Familie

(联邦德国)海因茨·G·孔萨利克 著

桂永德 译

# 毒枭 欲火



I518.4

14

孔萨利克小说系列

蔡鸿君 主编

# 毒枭欲火

(联邦德国) 海因茨·G·孔萨利克 著

桂永德 译

063168



女子学院 0059642

安徽文艺出版社

**Heinz G. Konsalik**

# EINE ANGESEHENE FAMILIE

根据 Bertelsmann Verlag GmbH, München 1983年第1版译出

(皖) 新登字04号

## 毒枭欲火

(孔萨利克小说系列)

[联邦德国]海因茨·G·孔萨利克著

桂永德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27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2年13月第6次印刷

印数: 24501—104600

**定价: 4.85元**

**ISBN 7—5396—0285—6/I·251**

## 作者致中國讀者

早在十岁的时候，我就梦见了马可·波罗曾经游历过的那个神奇的国家，这是一个充满神秘魔力的、美丽得难以描绘的国度。少年时代，我对斯文海定<sup>①</sup>以及他穿越丝绸之路和沙漠戈壁，探寻那些神秘失踪的湖泊的考察旅行，感到振奋和鼓舞，以后，一个为西方世界尚且所知甚少的民族那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高度文明，越来越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吸引着我，于是我开始阅读一切用文字描写中国和用图片记录中国的书籍。数十年来，在我的心里始终只有唯一的一个重要愿望：你必须亲眼看一看这个中央之国。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爱。我搜集佛像、木雕、丝绸绘画、彩色木刻、皇帝的狮子以及恶魔的面具。

后来，我终于作为旅游者访问中国，来到了这个我朝思暮想的国家。迄今我已经两次去过中国，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注视着数以万计的游人，漫步在颐和园的庭院，穿过紫禁城，从长城上眺望远方的土地，怀着崇敬的心情默默地站在天坛的中央，步下明陵地下宫殿，观赏西安兵马俑、桂林仙境以及长江三峡。我想到自己仿佛在数千年以前就曾经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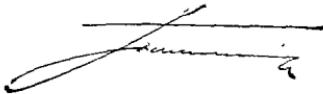
---

<sup>①</sup> 斯文海定(1865—1952)，瑞典探险家，曾多次到中国新疆、西藏等地探险。

另外一种形态到过这里。

现在，我写的一百二十九部长篇小说中的几部，即将用中文出版。在我的童年时代就产生的渴望由此得到了满足：我可以对你们说话了。你们将读到我的书——但愿你们读了我的书会感到兴奋和愉快，并在这几个小时里被引入一个对于你们来说遥远的世界，一如你们的世界对于我那么遥远——你们会说：我还想读到更多孔萨利克的书！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这是我毕生所希望的。

我衷心地向我的所有中国读者致意！



## 前　　言

蔡鸿君

海因茨·G·孔萨利克(Heinz G·Konsalik)，原名海因茨·君特(Heinz Günther)，是联邦德国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家。1921年5月28日生于科隆，父亲是当地一家保险公司经理，祖上是萨克森奥格斯堡的世袭贵族，在威廉时期自动放弃了贵族头衔。海因茨天资聪颖，机敏好学。十岁时写了一部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整整写满了三本练习簿。十二岁时写出了一部名为《归来吧，故乡》的中篇小说。从十五岁起，他开始在当地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十七八岁时，他尤其对戏剧感兴趣，创作了几部模仿古希腊戏剧的悲剧，其中有一部因战争爆发而未能如约上演。中学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愿，他到慕尼黑学医，三个学期后改学戏剧。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了他希望成为一名戏剧导演的梦想。他应征入伍，获中尉军衔，被派到苏联当随军记者。战争后期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左臂受了重伤，痊愈后转入后勤部门，其间写了几个剧本，并在一些战地医院进行巡回慰问演出。战后被关入美军俘虏营，获释后回到家乡科隆。1948年与威斯特法伦一个商人的女儿，公立学校教师埃尔斯贝特(Elsbeth)结婚，先后担任《趣味画报》主编和利伯拉托尔出版社戏剧编辑部主任，1951年起成为职业作家，以原

11E77/21

籍保加利亚的母亲在出嫁之前的姓氏——孔萨利克为笔名发表作品。195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沙漠舞女》。1956年，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斯大林格勒的医生》，描写一名德国军医在苏联战俘营的生活。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被称为是纪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动人心弦的文献”。截止1980年，总共发行了三百五十万册，创下了战后德语小说最高发行纪录。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故事片，1958年在法国第九届维希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外国故事片一等奖，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也分别获最佳演员奖。

孔萨利克是一位高产作家，迄今已经出版了一百二十九部长篇小说，被译成二十六种外文，各种版本多达八百五十多种，总发行量超过七千九百万册（1988年7月31日统计数字），并以日售一万册的速度继续增加，这在当今德语作家中首屈一指。他早期的作品主要取材于本人战时在苏联的经历，以反战和揭露战争的残酷为主题，这类作品除《斯大林格勒的医生》之外，还有《他们从天而降》（1958）、《军用高速公路》（1958）、《999劳改营》（1959）、《俄国交响曲》（1962）、《第六军之心》（1964）、《泰加地区爱情之夜》（1966）等，因此有人称其为“有着俄国灵魂的科隆人”。孔萨利克喜欢写医学题材，许多小说还以医生为主人公，如《斯大林格勒的医生》、《癌症的诊断》（1961）、《送来的面孔》（1962）、《荒漠大夫》（1971）、《女沙皇的私人医生》（1974）、《被遗忘的天使》（1974）、《美丽的女医生》（1977）、《舢舨大夫》（1983）等。他本人甚至声称：“没有一本孔萨利克的小说没有医生。为什么？因为我本人最初就是学医的，后来才改了行。没能当成医生，成了一种心灵创

063168

伤，因此在每一本孔萨利克的小说里必须要有一位医生。”他一直关心医学报道，长期订阅十余种专业刊物，并且经常在手术台旁边体验，在医院诊所观察，与医生病人交谈，以便了解医学的最新进步并在书中真实地加以表现。例如，他的第一百部小说《辐射的手》(1984)就写了对病人进行放射疗法这一新技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创作转向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诸如恐怖活动、吸毒贩毒、性解放、中东问题、美苏间谍战、东西方关系、石油危机、越南难民等均是他笔下反映的主题。例如，《布拉格的浴血婚礼》(1969)写苏联入侵捷克；《敲诈》(1972)写慕尼黑奥运会筹备期间的国际性敲诈案；《花花公子》(1972)写富家子弟醉生梦死的生活处世态度；《船上的鲨鱼》(1976)写恐怖分子劫持客轮，绑架人质；《谍网恋情》(1977)写美苏之间的间谍活动；《女继承人》(1979)写希腊女船王奥纳西斯的婚变；《毒枭欲火》(1980)写当今西方人的吸毒、放纵、堕落；《金色的海洋》(1987)写越南难民在海上漂泊的艰难经历。

孔萨利克善于编排故事，其作品情节曲折，叙述生动，绝大多数均以爱情为主要线索，往往是三角甚至多角关系，结局多为大团圆，文字亦浅显易读，因此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是许多德国人茶余饭后、旅途必备的消遣性读物。几乎他的每一本新作，一俟问世立即成为畅销书，在联邦德国各大书店和书报摊点，他的书均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孔萨利克这个名字就象是一种商标，许多书业界人士戏谑地说，孔萨利克的名字就象是一种名牌商品。孔萨利克的作品也颇受影视界的青睐，迄今他的小说已有十几部被改编成故事片或者电视连续剧。

孔萨利克在评论界，恰恰与在读者和观众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正统的文学评论家对他的作品不屑一顾，许多文学史书籍对他很少评述，至多提到一下《斯大林格勒的医生》，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及大多数作家词典均不收孔萨利克这一条目。对评论界的冷漠态度，孔萨利克任其自然。他说：“专业的文学评论的确对我不感兴趣。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读者对我怎么想；对我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从每天收到的数百封信中所听到的话。我收到的这些读者来信，绝不是些智力低下的人写的。他们中间有主任医师、银行经理。他们写信给我，感谢我的书给他们带来的那些美好而紧张的时光。”当有人问孔萨利克把自己归入那一类作家时，他回答说：“我把自己归入消遣作家这一类，在这里，‘消遣’应该理解为，人们不是干巴巴地处理严肃的主题和事件以及人类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问题，而是将它们大众化地‘包装’进一种任何人都懂得的语言、情节和形式。仅仅为五百位知识分子写作，在我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我作为作家的任务是广泛的影响。柜台后面的小姐应该象她的经理一样能够读懂我的书，并为它们所鼓舞。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发行量对此做了说明——我就达到了我的目的。我拥有伯尔<sup>①</sup>和格拉斯<sup>②</sup>只能梦想的印数。我是一个人民作家，我为人民大众写作。”

孔萨利克旺盛的创作力早已成为奇谈。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左右，写出三十张打字纸，每年至少出版四、五本小说。因此，有人怀疑在他的背后，是否有一批捉刀人。民主

---

①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联邦德国著名作家。

② 君特·格拉斯(1927—)，联邦德国著名作家。

德国的一本德语作家词典甚至写道：孔萨利克背后有“一个在海因茨·君特领导下的作家小姐，它的成员还有本诺·冯·马洛特和君特·海因”。其实，这两个名字都是孔萨利克早期使用的笔名。关于他那种神话般的创作力，孔萨利克解释说：“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一个人勤奋，每天除了写作不干别的。如果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写作，那么他的创作力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人们经常把我称作一台长篇小说机器。然而，我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请您假设我很懒惰，每天只写五页纸，那么一年下来就是一千五百多页，也就是三部长篇小说，可我已经写了三十多年。”

为了奖掖一直不为各种文学奖评委会列入考虑范围的通俗文学作家，1982年，孔萨利克捐资与戈德曼出版社、海纳出版社、贝伯-巴斯台出版社联合设立了“孔萨利克长篇小说奖”，奖励“以紧张的、吸引多层次读者的形式，表现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独特画面”的德语通俗长篇新作。1983年6月，巴伐利亚州授予孔萨利克“巴伐利亚勋章”，以表彰他“对巴伐利亚州和巴伐利亚人民的突出贡献”。

除了写作之外，孔萨利克喜欢听音乐、旅行、读书和游泳。他最喜欢的古典作家是莎士比亚、席勒、克莱斯特、格里尔帕策，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是肖洛霍夫、海明威、法拉达、雷马克。他尤其喜欢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认为自己与肖洛霍夫有着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甚至把自己的小说《顿河畔的爱情》题献给肖洛霍夫，他在扉页上写道：“献给米·肖洛霍夫，哥萨克的伟大的小说家，我钦佩他，就象孩子钦佩国王。”

孔萨利克从小就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感情，他曾表示假如

他生活在久远的过去，他“最希望成为中国皇宫里的马可波罗”。近几年，他曾两次来华旅行，实现了他数十年来“唯一的一个重要愿望”。当他获悉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他的小说系列之后，欣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致中国读者的信，希望通过他的书与中国读者结成朋友。我们在选编及翻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孔萨利克本人及其女儿达克玛女士(Dagmar Stecher-Konsalik)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1989年5月25日于北京

## 主要人物表

爱德华·巴伦贝格——建筑师  
玛丽娅——钢琴家，爱德华之妻  
莫尼卡，小名基卡克——中学生，爱德华之女  
弗雷迪——舞厅乐手，吸毒者，莫尼卡的男友  
凯马尔·厄茨道根——土耳其人，贩毒者  
格奥尔格·彼得雷斯科，化名彼得罗·马卡罗夫——贩毒头目  
贝蒂娜·阿伦德森——画家，爱德华·巴伦贝格和格奥尔格·彼得雷斯科的情人

柳芭·安东诺夫娜·罗勒——舞蹈演员，玛丽娅的女友  
霍尔格·马勒特——大学生，莫尼卡的男友  
赫伯特·德林克——刑警大队长  
彼得·罗斯考夫——大学生，霍尔格的好友  
恩格尔布莱希特——警长  
比比——雏妓，吸毒者  
尤素福——毒贩  
埃纳·森登霍尔特——巴伦贝格家的女佣  
胡贝尔特·博尔维茨——工厂主，爱德华的朋友  
达戈贝特·封·埃尔林根——嫖客



海因茨·G·孔萨利克

(Heinz G·Konsalik)

1921—），联邦德国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家，迄今已写了近130部长篇小说，发行量逾7900万册，在当代德语作家中独占鳌头。他善于编排故事，叙述生动，情节紧张，许多作品出版之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且多次再版，其中不少已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近年，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诸如恐怖活动、吸毒贩毒、性解放、中东问题、美苏间谍战、东西方关系、石油紧张、越南难民等均是他笔下反映的主题。



## 目 录

作者致中国读者 .....	(1)
前 言 .....	(3)
1. 抽片风波 .....	(1)
2. 夜半奇遇 .....	7)
3. 情敌初会 .....	(21)
4. 妻子的心 .....	(36)
5. 电话较量 .....	(43)
6. 毒海情种 .....	(57)
7. 感情谋杀 .....	(76)
8. 中计入网 .....	(90)
9. 感情纠葛 .....	(104)
10. 情场决斗 .....	(120)
11. 谁是大鱼 .....	(144)
12. 不速之客 .....	(161)
13. 肉体交易 .....	(180)
14. 恶魔失手 .....	(199)
15. 魔方时空 .....	(224)
16. 两副面孔 .....	(240)

17.一案三命	(274)
18.不择手段	(293)
19.街头雏妓	(314)
20.女儿失踪	(340)
21.枪杀毒枭	(358)
22.再造乐园	(379)

## 1. 拍片风波

假如爱德华·巴伦贝格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他这一家子准会成为公众兴趣的中心，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到伊斯基亚岛度什么假了。

他原来打算要好好地放松一下，也想在温泉浴中治好他的风湿病，而且想过几天节制饮食的生活，因为他的腰围又粗了一截。最主要的，他想过三个星期的清静生活，离自己的公司远远的，什么也不去管。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样可以“储存起与有关部门进行斗争的新的力量”。

哪想到，在假期的第二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事。要想制止它的发生，他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当他在波塞冬温泉浴室中享受按摩的时候，这件事已经拉开了序幕。他洗了舒服的温泉澡，然后怀着愉悦的心情，随意地浏览着德文报纸，等着用晚餐。但是，当他刚刚踏进他们下榻的旅馆的花园，他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从远处看到他女儿莫尼卡站在一个铺着蓝色丝绒的高台上，身穿金色的泳装，腰间束着一根漂亮的宽腰带，头戴一顶在阳光下闪烁生辉的铜质冠冕。看上去至少有两百来个人在围着她鼓掌喝采。一架设在平台上，由三个汉子推动的电影摄影机正对着她推去。这一切看起来就象巴伦贝格在电视里看到过的，他称之为“神经